

李商隱詩歌集解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李商隱詩歌集解

第二冊

劉學鍇
余恕誠 著

鏡檻(一)①

鏡檻芙蓉入②，香臺翡翠過③。撥弦驚火鳳④，交扇拂天鵝⑤。隱忍陽城笑⑥，喧傳郢市歌⑦。
仙眉瓊作葉⑧，佛髻鈿爲螺⑨。五里無因霧⑩，三秋只見河⑪。月中供藥剩⑫，海上得綃多⑬。
玉集胡沙割⑭，犀留聖水磨⑮。斜門穿戲蜚，小閣鎖飛蛾⑯。騎檐侵羈卷⑰，車帷約轅鉏⑱。
傳書兩行雁⑲，取酒一封駝⑳。橋迴涼風壓，溝橫夕照和㉑。待烏燕太子㉒，駐馬魏東阿㉓。
想象鋪芳縟㉔，依稀解醉羅㉕。散時簾隔露㉖，卧後幕生波㉗。梯穩從攀桂㉘，弓調任射莎㉙。
豈能拋斷夢，聽鼓事朝珂㉚？

校記

〔一〕「鏡」，才調作「錦」。

〔二〕「橫」原作「斜」，一作「橫」，據各本改。才調集亦作「橫」。

集注

①【程注】謝朓詠鏡臺詩云：「玲瓏類丹檻。」題云鏡檻，當是鏡臺耳。又按：才調集作錦檻。【馮注】本集諸本皆作鏡，

所見才調集二本，一作鏡，注曰：「或作錦」；一直作錦。……徐曰：「錦檻，錦棚也。」開元遺事：「長安富家，每至暑伏

中，各於林亭內植畫柱，結錦爲涼棚，設坐具，召名姝間坐，遞請爲避暑會。」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詩，即此會也。玩全篇語義，與此頗合。按謝朓詩，初學記於鏡臺采之，程說近是，故且從舊本。徐說於全篇亦似，

但不必過泥林亭。

【按】開元天寶遺事又云：「都人士女，每至正月半後，各乘車跨馬，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，

爲探春之宴。」長安士女，勝春野步，則設席籍草以紅裙相插挂，以爲宴幄。是錦棚之屬，不但夏令避暑有之，且春游亦爲之，不但林亭可設，郊野亦然。鏡檻與詩意較難合，似應從才調集作錦檻。

②【朱注】鏡檻，水檻也。水光如鏡，故曰鏡檻。或曰北齊後主於宮中起鏡殿寶殿。又高宗時武后作鏡殿，四壁皆安鏡，爲白晝秘戲之須。鏡檻當是鏡殿中欄檻耳。【按】朱注非，見上注。

③【朱注】拾遺記：「石虎春雜寶異香爲屑，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，名曰香（芳）塵臺。」【馮曰】此句泛用可也。【徐曰】芙蓉，翡翠，皆喻名姝。【按】曰香臺，當是錦檻設於高敞處，視之若臺，故云。

④【朱注】春秋元命苞：「火離爲鳳。」唐會要：「貞觀中有裴神符者，妙解琵琶，作勝蠻奴、火鳳、傾盃樂三曲，聲度清美，太宗深愛之。」【馮注】春秋演孔圖：「鳳，火精也。」

⑤【道源注】通志：「漢陽府產天鵝。」以天鵝羽爲扇也。【馮注】世說：「鄒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，雖復當風交扇，猶沾汗流離。」拾遺記：「周昭王時塗修國獻丹鶴，夏至取鶴羽爲扇，二美女更搖此扇，侍于王側。」本草：「鶴，一名天鵝，大鷲也。」此言羽扇字習見。【按】二句謂錦檻中名姝撥弦則彈奏火鳳之曲，揮扇起舞則拂天鵝之羽。「火鳳」、「天鵝」或有兼喻在座女子之意。

⑥【馮注】登徒子好色賦：「嫣然一笑，惑陽城，迷下蔡。」漢書劉輔傳：「小罪宜隱忍。」【補】隱忍：與下「喧傳」對文，有含而不露之意。此句狀女子隱笑之態。陽城笑，言其笑之迷人。

⑦【馮注】宋玉對楚王問：「客有歌於郢中者，（其始曰下里、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。其爲陽阿、薤露，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。）其爲陽春、白雪，（國中）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。」【按】曰「喧傳」，當指屬和者之衆。句意謂歌聲喧聒。

⑧【馮注】眉以葉言，如梁元帝詩：「柳葉生眉上。」御覽引上原經曰：「眉如仙住南岳」，餘未考。【按】仙眉泛稱其美，不必用事，取與下「佛髻」相對。瓊作葉，謂其眉如瓊葉，美而有光澤。

⑨【朱注】楞嚴經：「世尊從肉髻中涌出百寶光。」法苑珠林：「如來申髮，以尺量，長一丈三尺五寸。放已右旋，還成蠶文。」蠶卽螺。王勃釋迦像碑：「髻衝龍髮，頂秀螺紋。」【馮注】南史扶南國傳：「佛髮青紺色，衆僧以手伸之，隨手

長短，放之則旋屈爲蠶形。」僧伽經：「佛髮青而細，如藕莖絲。」法苑珠林敬佛篇：「髮似光螺，眉方翠柳。」又：「迦畢試國有佛髮，青色，螺旋右旋，引長丈餘，卷可寸許。」二句狀其粧飾。【補】白居易阿彌陀佛贊：「金身螺

髻，玉毫紺目。」是佛髻確爲螺狀。鈿，以金翠珠寶等制成之花朵形首飾。鈿爲螺，謂螺髻之上插以花鈿。

⑩【馮注】後漢書：「張楷，字公超，居弘農山中，學者隨之成市，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。性好道術，能作五里霧。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。」

⑪【馮注】銀河也。無端有霧，凝望惟河，未得諦視也。【按】二句似指條而分離。如爲雲霧所遮，如牛女爲銀河

所隔。

⑫【朱注】姮娥竊藥奔月事。樂府董逃行：「白兔長跪搗藥蝦蟇丸，奉上陛下—玉杵。」【補】剩，多也。

⑬【馮注】博物志：「南海有鮫人，水居如魚，不廢織績。」左思吳都賦注曰：「俗傳鮫人從水中出，曾寄寓人家，積日賣

銷。銷者，竹孚俞也。」【朱注】北夢瑣言：「唐朱建章爲幽州司馬，往渤海，遇水仙，遺以鮫銷，軸之如箬，夏天展之，一室凜然。」

- ⑭【朱注】爾雅翼：「鮫，今之沙魚。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，小而龜者名白沙。」說文：「鮫魚皮可飾刀。」孔叢子：「秦王得西戎利刀，割玉如割木。」【姚注】通志：「解玉溪在成都華陽縣大慈寺南，用其砂解玉則易爲功。」【馮注】寰宇記：「邢州貢解玉沙。」齊東野語：「玉人攻玉，必以邢河之沙。」按寰宇記河南道潁陽縣：「八風溪水南流，合三交水。此岸有沙細潤，可以澡濯。隋代常進後宮，雜以香藥，以當豆屑，號曰玉女沙。」亦可取證。【按】朱注誤，馮注近是。

- ⑮【朱注】抱朴子：「通天犀能殺毒。」冰經注：「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聖水谷。」舊唐書：「寶曆二年，亳州言出聖水，飲之者愈疾。」【馮注】三輔黃圖：「冰池在長安西。」舊圖云：「西有滌池，亦名聖水泉。」蓋冰、滌聲相近，傳說之誤也。按：冰池之爲聖女泉，宋敏求長安志亦云：「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。」其餘聖水事甚多。細玩以上四句，供藥劑者，借言飲食已畢，得銷多者，取更衣之義。銷至輕明，正切夏衣。玉謂玉顏，胡沙喻拭面之物。犀謂犀齒。聖水磨，喻漱齒之態。其遣辭至爲詭僻。【按】月中二句似是狀其如月娥搗藥，渡日如年，如鮫人潛織，鮫銷滿屋，均想象其閒居無聊賴之情景。「玉集」二句不甚可解。

- ⑯【馮曰】貯之別室。【按】「斜門」句實寫景物，以戲蝶飛翻反襯幽居之孤寂苦悶；「小閣」句卽所謂「深鎖春光一院愁」也，飛蛾喻幽居女子。

①⑦【朱注】褱，昌艷切。褱，將先切。韻會：說文：「褱，衣蔽前。」又，褱，謂帷褱，以蔽前後。一曰褱，郭璞云：「今之

蔽膝也。」褱，馬鞍具，通作褱。晉張方傳：「亂軍入宮，割流蘇武帳以爲馬褱。」【程注】褱，通作褱，鞍下障泥。白居易

詩：「花褱宜乘叱撥駒。」【馮注】釋名：「褱，褱蔽膝也，又曰晚褱。」按褱本衣名，「騎褱」則被於馬者，暫休，故卷之。

【姚注】跨馬則衣前必捲。【補】褱，繫於衣前之圍裙（即說文之所謂「衣蔽前」）。詩小雅采芣：「終朝采芣，不盈一

褱。」至「褱褱」則爲非正朝服之短衣，與褱不同。褱：即鞞，襯托馬鞍之墊。

①⑧【朱注】鉞，吾禾切。【道源注】倉頡篇：「帛張車上曰轆。」龍龕手鏡：「鉞，去角也，刑方爲圓也。」【姚注】車中則

轆必微開。【馮注】釋名：「容車，婦人所載小車也。其蓋施帷，以隱蔽形容也。」轆，憲也，御熱也。舊唐書輿服志：

「車有巨轆、通轆。」說文：「鉞，叱圍也，五禾切。」廣韻：「刑也，去角也。」二句謂休其車騎。此十字以故犯聲病爲戲。

【按】二句謂騎馬者衣前之圍裙因接近馬鞞而卷起，乘車者車帷緊束成圓幔。

①⑨【馮注】詩：「兩驂雁行。」此用雁書。

②⑩【朱注】漢書（西域傳）：「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。」注：「脊上有一封高也，如封土然。今俗呼爲犁。」【馮注】謂遣

使更延他人取酒，以備宴飲。按：「一封」謂以一駝取酒亦可，不必定謂駝封。【補】一封駝：單峰駝駝。

②⑪【朱注】藝文類聚：燕丹子曰：「秦止燕太子丹爲質曰：『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乃可歸。』丹仰天嘆，烏即白頭，馬爲生角。

秦王不得已而遣之。」【何曰】待烏謂烏棲也。（讀書記）

②⑫【馮注】洛神賦：「余從京師，言歸東藩，背伊闕，越轅轅，經通谷，陵景山，日既西傾，車殆馬煩。爾乃稅駕乎蘅皋，秣

飄乎芝田，容與乎陽林，流眄乎洛川。」【徐曰】「待鳥」謂鳥棲，承上「夕照」，「駐馬」亦取日既西傾之義。【馮曰】

此義山自寫遙望之情，下遂接人想象。【按】曹植於魏明帝太和三年徙封東阿王。

23 【馮注】文選雪賦：「援綺衾兮坐芳縵。」按西京賦：「采色織縵。」雪賦本作「縵」，或作「褥」，誤也。【按】雪賦中之

「縵」義同褥。

24 【馮注】史記滑稽淳于髡傳：「日暮酒闌，合尊促坐，男女同席，履舄交錯，杯盤狼藉，堂上燭滅，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羅襦襟解，微聞薝蔔。當此之時，髡心最歡，能飲一石。」以下想其酒闌夜宿。【補】依稀：仿佛，想像之詞。

25 【馮注】鮑照詩：「珠簾無隔露。」

26 【馮注】幕動如波紋，猶燕臺夏詩「輕帷翠幕波洄旋」也。【何曰】「散時」二句太褻。【輯評】

27 【馮注】淮南子：「月中有桂樹。」虞喜安天論：「俗傳月中有仙人桂樹，今視其初生，見仙人之足，漸以成形，桂樹後生焉。」【朱注】酉陽雜俎：「月中有桂，高五百丈。」【程注】杜甫詩：「攀桂仰天高。」【補】崔駰大將西征賦：「升天梯以高翔。」王逸九思：「緣天梯兮北上。」從，任。

28 【馮注】北史豆盧寧傳：「嘗與梁企定肄射，乃相去百步，懸莎草以射之，七發五中，企定服其能。」御覽引述異記：「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，有民征戍不返，其妻思之而卒，冢上生木，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，謂之相思木。今秦趙間有相思草，狀若石竹，而節相續，一名斷腸草，又名愁婦草，亦名孀草，人呼爲寡婦莎，蓋相思之流也。」按月娥亦言孀獨，二句定指女冠，用意頗幻。否則語不倫矣。今本述異記孀草誤作霜草。寡婦莎誤作寡莎，幾無從考索耳。

前云仙眉、佛髻，亦以女冠也。

②【馮注】徐曰：唐六典載：「承天門擊曉鼓，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，皇城開。第一擊鑿鼓聲絕，宮城及左右延明、乾化門開。第二擊鑿鼓聲絕，宮殿門開，則百官集矣。」雍洛靈異小錄：「馬周請置街鼓，時人呼爲鑿鑿鼓。」【馮注】詳馬周傳。隋書志：「馬珂，三品以上九子，四品七子，五品五子。」【補】珂，馬勒上之裝飾品，或即以代指馬勒。

箋評

【朱彝尊曰】：此亦西崑諸公之祖也。以句求之，字字可解。以篇求之，字字不可解。後之人賞其工麗，以爲艷詞而爭效之，亦想當然耳，原未必曉其所以然也。

【馮舒曰】：詩多未解，然如是西施，不必能名然後知其美。（二馮評閱才調集。下條同。）

【馮班曰】：此首頗直，內用事有未詳處。

【何曰】：陳無己謂昌黎以文爲詩，妄也。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爲詩者。觀其使事，全得徐孝穆、庾子山門法。（讀書記）

【姚曰】：首四句，寫其居止。「隱忍」四句，寫其色藝。「五里」四句，寫其隔絕。「玉集」四句，寫其房櫳。「騎檐」四句，寫其出遊。「橋迴」四句，於所值之地而一見流連。「想像」四句於既歸之後而不勝神往。末四句，以眇望無聊之意結。

【屈曰】：一二親至閨中。「撥弦」句能彈也。「交扇」句，遮面也。「隱忍」句，色喜也。「喧傳」句，能歌也。「仙眉」二句，眉髮之美也。「五里」二句，久不相見也。「月中」以下六句，美如嫦娥而又巧絕也。「騎檐」二句，出遊也。「傳書」句，信相通也。「取酒」句，有所贈也。「橋迴」二句點時也。「待鳥」二句思情也。「想像」以下皆己之所願也。結二句不

忍舍也。○一段昔曾親至美人所居而見其如此。二段久不相見而想其如此。想像以下，己之所願如此。結二句不忍舍也。

【程曰】此艷詩也。結語即「辜負香衾事早朝」之意。中間「待鳥燕太子，駐馬魏東阿」二語，謂羈留之情，如秦約燕丹，歸待鳥頭之白，甄憐曹植，魂來洛水之濱。蓋去留眷戀，死生以之，極言其情也。

【馮曰】細爲剖析，姿態全呈。晝則羨其嬉遊，晚而想其歡會。身屬旁觀，饑涎難禁。意織語僻，易使人迷耳。玩結句當作於爲校書時。其後雖頻在京，無此歡欣矣。

【紀曰】瓊琢下派。香泉曰：「此必有懷歌妓之作」，說亦有理，以末二句證之益信。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？（按卽如見西施云云）曰此鈍吟偏駁之論。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，於義山尤力爲表揚，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，而欲持之以攻江西，恐與江西之生硬，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。夫義山、魯直本源俱出少陵，才分所至，面貌各別，而俱足千古，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，而規規于字句之間，分門別戶，此詆粗莽，彼詆塗澤，不問曲直，闕然左闕，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，江西本不以粗莽爲長，塗澤者西崑之流派，西崑亦不以塗澤爲長也，因論鈍吟此語而并及之。

（詩說）香泉以爲眷懷歌妓之作，似有事實，並非虛擬。○「梯穩」句言不羨登第，「弓調」句言不羨立功。（輯評）

【張曰】此篇用事太晦，或屬艷情。馮氏據結語謂作於校書時，然義山兩爲秘書省房中官，會昌六年又重官正字，何時所作，頗難定編。（會箋）玉谿艷情諸詩，雖專以藻繪爲工，然設采處無不緯以清氣，運以沉思，迥異塗附，由其用意爲主故也。西崑學步，僅獲其詞華而無其神味。譬如翦綠作花，非不繁艷也，就而觀之，去真逾遠。此亦悟義山天才，

爲不可及矣。紀氏不能細辨義山、西崑之所以異同，反因西崑措辭瑣屑，并義山亦一概詆之，是何異子孫不屑，殃及祖宗耶！可謂不善於立言者已。（辨正）

【按】：此詩殊不足辨。

【按】諸家均以爲艷體。然用事僻而語意晦，故箋釋各有不同，今試綜合諸家箋語以解之。題應從「才調作錦檻」。首二鏡（錦）檻、香臺，名異而實同，芙蓉、翡翠分別狀鏡檻、香臺。「入」、「過」之主體，係男主人公，若作正常句式，應爲「入——芙蓉鏡檻」、「過——翡翠香臺」。「撥弦」四句謂其所屬意之女子能歌善舞，姿態嬌媚，色藝俱全。「仙眉」二句狀其眉髮之美，妝飾之艷。「五里」二句，似指錦檻相見後，卽成別離，如隔五里霧，如隔河漢。以下遂想像其隔絕孤寂情景。「月中」二句，擬之爲嫦娥、鮫人，謂其如嫦娥孤居，搗藥成塵，如鮫人潛織，鮫綃滿屋，極狀其百無聊賴之態。「玉集」二句意晦詞澀，不甚可解，或如馮解，係狀其長日無事，着意妝飾。「斜門」二句謂其幽居小閣，唯看斜門戲蝶。「騎檐」二句，寫出遊。「騎檐」寫男子，「車帷」寫女子。二人邂逅相遇。「傳書」二句，謂傳書以邀約，取酒以歡會，非謂錦檻中人傳書取酒也。「橋迴」二句，環境描寫，點時地。「待鳥」二句，以燕丹、東阿自況。「待鳥」，謂已渴望已久，「駐馬」謂於相見處流連。「想像」四句，追憶歡會之情景，詞艷意衰。「梯穩」二句，卽得成比目，其它皆可置之度外之義，故紀氏釋爲「不羨登第」、「不羨立功」。由此，自然轉入結尾，不忍聽鼓而事早朝也。馮氏謂「身屬旁觀，饑涎難禁」，恐係誤解「想像」一語所致。實則此想像係事後追憶之詞，非想望而不得之詞。如馮氏說，則末聯爲虛語矣。又此詩所懷想者，馮氏謂女冠，亦非。視「錦檻」、「香臺」之語，與詩中有關色藝之描寫，其人當

爲貴家姬妾一流。

贈子直花下

池光忽隱牆，花氣亂侵房①。屏緣蜨留粉②，窗油蜂印黃③④。官書推小吏⑤，侍史從清郎⑥。並馬更吟去，尋思有底忙⑦？

校記

〔一〕「緣」，悟抄作「綠」。校語云：北宋本作「緣」。

〔二〕「油」原作「由」。蔣本、姜本、戊籤、席本、影宋抄、朱本均作「油」。按上句「屏緣」爲一詞，指屏邊，此句「窗油」亦連文，爲一詞（擬意「犀帖釘窗油」可證）。後人因誤解上句之「緣」爲「因」義，故以下句「油」字爲誤文而改「由」以就之。緣、油係借對。據蔣、姜各本改。

集注

①【補】「池光」句寫花影映牆。微風吹拂，花枝摇曳，若波光隱現於牆。「忽」與「亂」相對，謂花影恍惚不定。

②【補】緣，讀去聲 yuán 院，邊緣。二句謂因花氣侵房，故屏風邊緣常有蝶停留而遺落蝶粉，窗沿常有蜂停留而印上蜂黃。道藏經：「蝶交則粉退，蜂交則黃退」。

③【朱注】唐書：「諸部郎有令史、書令史。」【馮注】舊書志：「並流外也。令史掌案文簿。」【補】官書：官中之文書。

周禮天官宰夫：「六曰史，掌官書以贊治。」推，託付。

④【朱注】杜佑通典：「漢尚書郎給侍史一人，女侍史二人。」【馮注】後漢書鍾離意傳：「藥崧家貧，爲郎，常獨直臺上，無被，枕杵，食糟糠。帝每夜入臺，輒見崧，問其故，甚嘉之。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，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。」蔡質漢官儀：「尚書郎，伯史二人，女侍史二人，皆選端正者。伯史從至止車門還，女侍史潔被服，執香爐燒燻，從入臺中，給使護衣服也。」北史：「袁聿修爲尚書郎，十年未受升酒之遺，尚書邢邵戲呼爲清郎。」山公啓事：「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，號稱大臣之副。」按稱「清郎」、「望郎」以此。

⑤【補】更吟；更疊吟唱，猶唱酬。有底；張相曰：「猶云有如許或有甚也，亦猶云爲甚也。」（詩詞曲語辭匯釋）按：末二句不易確解，蓋令狐綯乃庸俗之輩，雖附庸風雅，其心實未嘗在篇什上，故雖并馬更吟，而神思似仍爲他事牽連。故商隱先謂官書已推小吏，且得侍史相從，清閒之極，後乃詰其尚有何忙乎？

箋評

【輯評墨批曰】此必作於人直苑閣中，非泛然花下也。

【姚曰】花影朦朧，花氣稠疊，屏間窗底，總在濃香膩粉中也。且公務多閒，侍史雋麗，並馬清哦，得無爲春思所困也耶？

【屈曰】北史：「邢邵爲兗州刺史時，袁聿修出使，邵送白紬爲別，聿修不受。邵報書云：『弟昔爲清郎，今日復作清郎矣。』」按選舉以清望爲重，故云。前四花下，後四贈子直。省郎曰清郎，又曰望郎。

【程曰】第六句「侍史從清郎」，當是作於大中元年令狐綯爲郎之日（按程說誤，見馮、張箋），其時尚未應鄭亞之辟，未搆

嫌怨，故通篇皆和平之音。自此以後則交疎矣。

【馮曰】是會昌二年子直爲戶部員外郎時。

【王鳴盛曰】並馬唱酬，外貌未嘗不款洽，無奈心已離矣，此絢之所以爲小人也。

【紀曰】三四蒙泉以爲卑俗也，七八更不成語。（詩說）又曰：三四纖俗，結句太率。（輯評）

【張曰】三四切花下，寫得艷至。義山長技，巧則有之，纖俗則未也。結亦唐賢舊格，以爲太率，非也。（辨正）又曰：

詩作尋常投贈語，言外頗有平視意，與後此西掖玩月之作，情態異矣。是重官秘書得意時也。

【按】令狐絢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，見舊書絢子澹傳。馮、張繫本篇於是年，是。張謂「詩作尋常投贈語，言外頗有平視意」亦確。絢雖無意篇什，其偕義山賞花賦詩，甚至僅出於應酬，然既是「並馬更吟」，見其時兩人關係尚較正常。蓋會昌間牛黨方失勢，而義山重官祕省，仕途似有轉機也。

楊柳繫此詩於大和和五年絢初釋褐授弘文館校書郎時，謂「清郎」指校書郎，見李商隱評傳一二〇頁。

即日①

小苑試春衣，高樓倚暮暉。天桃唯是笑②，舞蝶不空飛。赤嶺久無耗③，鴻門猶合圍④。幾家緣錦字，含淚坐鴛機⑤。

集注

①【補】即日，猶言以當日所接觸之題材爲詩。與「即事」一類詩題近似。或謂「即日」當作「即日」，然各本均無異文。

②【錢鍾書曰】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」，傳：「夭夭，其少壯也；灼灼，華之盛也。」按隰有長楚；「天之沃沃」，傳：「天，少也。」說文：「嫫，巧也，一曰女子笑貌」；詩曰：「桃之嫫嫫」……蓋「夭夭」乃比喻之詞，亦形容花之嬌好，非指桃樹之「少壯」。李商隱卽曰：「天桃惟是笑，舞蝶不空飛。」「天」，卽是「笑」，正如「舞」，卽是「飛」；又嘲桃：「無賴天桃面，平明露井東。春風爲開了，却擬笑春風。」具得聖解。（管錕編卷一）

③【朱注】唐書：「鄆州鄆城縣有天威軍，故石堡城，天寶八載更名。又西二十里至赤嶺，其西吐蕃，有開元中分界碑。」
④【馮注】按：漢書地理志：「武帝元朔四年，置西河郡，統三十六縣，有鴻門縣，又有離石縣。」其地與雁門、馬邑相接，唐時河東道之邊也，烏介人犯正其地。舊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，謬矣。上指戍吐蕃者久不歸，此指逐回紇者猶苦戰。又唐人用顏色字，每以假對真，「鴻」字取同「紅」音。餘仿此。

⑤【馮注】晉書：「竇滔妻蘇氏名蕙，字若蘭，善屬文。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，被徙流沙，蘇氏思之，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，宛轉循環，詞甚悽惋，凡八百四十字。」按：他書不一其說，錦字、錦書習用，不必定拘此。古詩：「客從遠方來，遣我一端綺。文綵雙鴛鴦，裁爲合歡被。」梁元帝鴛鴦賦：「文連新錦之機。」錦機亦習用。【程注】侍兒小名錄：「前秦 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，置之別所。妻蘇求而獲焉，苦加撻辱，滔深恨之。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，絕蘇氏音問。蘇悔恨自傷，因織錦迴文，題詩二百餘首，計八百餘字，縱橫反覆，皆爲文章，名璇璣圖，道蒼頭齋至襄陽。滔覽錦字，感其妙絕，因具車以迎蘇氏。」杜甫詩：「誰家挑錦衣，燭滅翠眉顰？」【補】鴛鴦機，織錦機。

【朱彝尊曰】前半自喜，後半憂時。

【何曰】感時事而作。（三四句）對末二句。（輯評）

【姚曰】此應客山南時作。客中極目，天桃舞蝶，皆欣欣自得，乃身居軍府，地隔煙塵，錦字難通，望夫有淚，蓋非獨一家也。

【屈曰】一事，二時。三四比也。五六時事可憂。七八征人婦之愁恨。○三比小人惟就逸樂，四比小人惟私是營。

【程曰】赤嶺久無耗，鴻門猶合圍，謂回鶻與劉稹兩事也。武宗會昌二年，回鶻擁赤心部逼漁陽。會昌三年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，子劉稹自稱留後，詔討之。時王茂元爲河陽節度，奉詔同討。義山居其幕下，故言及之。回鶻之事遠，故曰久無耗；劉稹昭義之事近，故曰猶合圍也。是時已妻茂元之女，大都不在河陽，故目擊時艱，因思家室。前四語道盡客居之傷神，結二語遙度閨中之情致，詩旨固豁如也。

【馮曰】上半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，下半以思婦對映。言外見世路干戈，離情不少，人愁我亦愁矣。

【紀曰】蒙泉曰：感時事而作。三四句對末二句看，與也。（輯評）

【張曰】通首皆爲征人思婦而發，感事之作，別無寓意。或以人愁我愁解之，鑿矣。（會箋，繫會昌三年）又曰：此篇當是會昌二年春間作，時蓋未喪母也。史書回鶻掠靈朔北川於二年八月云：「乃徵發許、蔡、汴、濟等六鎮之師討之。」蓋徵師在八月，而回鶻掠靈、朔實在春間耳。史專據徵師而言，詩中「赤嶺二句則指回鶻事而不及命討，可以參悟。

余初定爲會昌三年作，大誤。義山會昌二年丁母憂，詳曾祖妣狀。若實係三年作，則丁憂未久，安得弄筆墨耶？且詩

語亦不類矣。(辨正)

【按】「赤嶺」二句，馮注極確。姚、程二箋均誤。然馮謂上半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，下半以思婦對映則非。此詩構思，可借王昌齡閨怨（閨中少婦不曾愁）以明之。「小苑試春衣，高樓倚暮暉」，接近「閨中少婦不曾愁，春日凝妝上翠樓」，然「倚暮暉」三字見其在樓上佇立已久，情緒已轉入黯淡。「天桃惟是笑，舞蝶不空飛」，近於王詩之「忽見陌頭楊柳色」，然已非乍見，而係於暮暉中凝視此類景物，精神殊為不堪。「惟是」、「不空」，非抱欣賞態度，蓋覺彼不與己心境合也。此天桃之繁盛艷麗，含笑春風，舞蝶之翩翩雙飛，自在歡聚乃格外觸發己之離情別緒，故五六即明確寫出思婦念遠之情。赤嶺無耗，鴻門合圍，戰事正未有已時。末聯則因己之離愁而思及人之離愁，今日坐駕機而懷遠人，寄錦書而訴相思者，非獨己之一身矣。此亦略近王詩末句懷覓封侯者之意。惟此時唐王朝邊防之形勢與開、天時期迥然不同，思婦已非在封侯與團聚中抉擇，而深為被合圍與無耗之征人安全耽心矣。全篇均從思婦着筆，非前後幅以不同境遇者對映也。

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^①

何年部落到陰陵^②？奕世勤王國史稱^①③。夜捲牙旗千帳雪^②④，朝飛羽騎一河冰^⑤。
蕃兒襁負來青塚^③⑥，狄女壺漿出白登^⑦。日晚鷗鷺泉畔獵^⑧，路人遙識郅都鷹^④⑨。

校記